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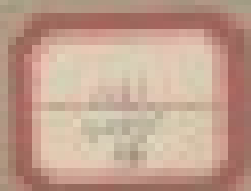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

一六

031
50030
16

老樹文集

天



欽定四庫全書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三十二

宋 章定 撰

游五百三十一

姓纂左傳鄭穆公子偃字子游後以王父字為氏春秋氏族圖鄭國游氏子游子太叔公孫楚游速

左傳成公六年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於東楹之東襄公二十四年晉侯使張骼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

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定公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北史游雅字伯度太武時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出為

雍州刺史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秘書監從祖弟

明根字志遠嘗於白渠坎為窟讀書積歲餘太武擢

假散騎常侍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

遷兗州刺史為政清平為儀曹長清約恭謹致仕為

五更凡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歷官內外五十餘年

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 子肇字伯始

博綜經史謙素敦重文雅見任帶魏郡太守為政清
簡為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歷御史中尉直
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於吏事斷決反覆至於再三
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
之 子祥字宗良

節義游元字楚客仕周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
宋朝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也兄醇與酢俱以文行

知名酢初受業於程顥顥知扶溝縣以道學為已任
酢為掌其事由是學問益進又事程頤頤器之舉進
士為蕭山尉除博士僉判泉州名為監察御史尋知
和州又知漢陽軍歷舒濠二州寓居歷陽卒陳正同
知建寧因立像設祠於學而屬晦菴朱公燾記其事
曰先生遠矣學者登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
師友之淵源退訪其書而讀之於以求先生之所以
學者果惡乎在幸而他日得之則亦無以異乎親而

炙之矣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又曰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熹雖不敏願與承學之士勉焉以無忘陳公
之德晦菴所謂退訪其書而讀之即公所著易說詩
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也

游子操字存誠有家學宣和三年擢進士第紹興中遷
祕書少監權禮部侍郎晚居盱江奉祠卒

游師雄字景升京兆武功人也舉進士久之除宗正寺
主簿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

措置以師雄行聽以便宜從事既至請於帥劉舜卿
分兵為兩道姚兕將而左神誼將而右兕破六逋宗
城攻講朱城斷莫河飛橋青唐十萬家不得度誼遂
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酋領以師雄為陝西轉運判官
後還秦移陝州以卒

牛

五百三二

姓纂宋微子之後司寇牛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戰
國時趙有牛剪秦有牛缺

北史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好學博聞仕周歷內史
上士專掌文翰修起居注仕隋授祕書監表請開獻
書之路拜禮部尚書上明堂議除太常卿作樂府歌
并議樂事拜吏部尚書先德行後文才所有進用並
多稱職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

已

隋書亦有傳

唐牛仙客涇州人初為縣小史令傅文靜器之河西節
度使王君奭召為判官清勤不懈接士大夫以信蕭

嵩薦為涼州節度使始在河西畱事省用倉庫積鉅萬
器械犀銳帝悅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竒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
有賜田數頃依以為生工屬文第進士元和初以賢
良方正對策第一條指失政其言鯁直不避宰相宰
相怒故楊於陵鄭敬韋貫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皆
謫去穆宗初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
刺史李直臣坐賕嘗賂宦侍為助具獄上帝曰直臣

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
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
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戶部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貴
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
家悉收貲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僧
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
右曰吾不謬知人繇是遂以相尋遷中書侍郎敬宗

立進封奇章郡公是時政出近倖僧孺數表去位授
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鄂城土惡亟圮歲增築賦蓂茅
於民吏倚為擾僧孺陶甓以城五年畢鄂人無復歲
費文宗立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賢不宜棄外復以
兵部尚書平章事幽州亂楊志誠逐李載義帝不時
召宰相問計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夫范陽自安
史後國家無所繫休戚前日劉總挈境國荒財耗力
且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天府俄復失之今志

誠繇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扞奚契丹彼且自力不
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
慰撫之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是時吐蕃請和
約弛兵而大酋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劍南於是李德
裕上言韋臯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羌三
千人燒十三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使羣臣大議
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曰吐蕃綿亘萬里失一維
州無害其彊今修好使者尚未至遽反其言且中國

禦戎守信為上應敵次之彼來責曰何故失信贊普
牧馬蔚茹川若東襲隴坂以騎綴回中不三日抵咸
陽橋則京師戒嚴是雖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遂詔
返降者中尉王守澄引纖人竊議朝政他日延英見
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
待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
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彊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
及至盛亦足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謂他

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固請罷乃檢校
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為淮南節度副大使天子既
急於治故李訓等投罅得售其妄幾至亡國司馬溫
公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
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
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於斯之時
閣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興兵陵慢於外
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

歲興賦歛日急骨血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
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
位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
盜名罪孰大焉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
木與賓客相娛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彛樽龍勺
詔曰精金古器以比況君子卿宜少留僧孺固請乃
行子蔚叢最顯

蔚字大章老以右僕射致仕子徽

徽舉進士累擢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濫吏多姦歲調
四千員徽治以剛明祝杜干請法度復振蔚避地於
梁道病徽與子扶藍輿歷閣路盜擊其首血流面持
輿不息盜迫之徽拜曰人皆有父今親老而疾幸無
駭驚盜感之乃止及前谷又逢盜輒相語曰此孝子
也共舉輿舍之家進帛裹創以饘飲奉蔚留信宿去
抵梁徽趨蜀謁行在丐歸侍親疾會拜諫議大夫固
辭見宰相杜讓能曰上遷幸當從親有疾當侍而徽